

晉

書

料

注

晉書輯注卷一百五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五

石勒下

子弘 周家祥校
勅記曰下脫張賓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魏書石勒傳曰勒乃自稱大赦

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

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

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

東西宮

一作官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

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溶爲史學祭

酒案敦煌石室本晉紀任播樂安人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領門臣祭

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御

六百五十八佛圖澄傳曰後趙尙書張離張良家富事

佛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大慈矜爲心檀越

雖儀奉天法而貪恡未已游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見

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也晉略曰案劉琨長子羣字公

度父被害依段末柸至石虎滅遼主書司典胡人出內

西乃得之此劉羣當別是一人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

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國春秋後趙錄侮易作

侮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

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

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

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

史通正史篇曰後趙石勒命其

臣徐光宗歷傳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勅功業不傳案冉閔載記有尙書令徐機疑中卽修史之人此作程機或因程陰而誤作程機也

大夫傅彪賈蒦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

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

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

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

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

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

等庶足以慰荅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

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

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

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

蔡豹傳作王伏都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

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

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胡渭禹貢錐指

曰寰宇記鎮州眞定縣蒲澤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爲蒲澤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縣大浦淀下引水經注云大浦淀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似水經元有滹沱水篇宋

初尙存而其後散逸濬
沱原委不可得詳惜哉

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濬沱
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

御覽八百七十七引十
六國春秋文鴛作文鴛
萇不設備鴛夜擊之大敗而歸

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

子車旗禮樂備矣
書鈔一百二十四融趙書曰秦燔作
和二年春正月具禮樂朝羣官納貢

計侍郎邵恭執麾不舉常侍哇
洪執儀不彈皆下理官不敬論
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

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

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

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置

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
御覽七百五十
二後趙錄曰邵

輔樂陵人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制法令甚嚴諱胡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

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徑

入府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徑

興書小執法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間乎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徑

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翊惶懼忘諱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徑

九十一引晉中興書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徑

之而不可與語書作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

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勒笑曰胡後趙錄作所謂互鄉難與言小人所不能制

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

於岍北大破之十六國疆域志曰井陘縣有井陘道劉琨與猗盧會于陘北陘亦作岍勒使石

虎擊掘咄哪
於岼北卽此

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

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

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

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

各一部

元作州

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

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

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注帥使工匠

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

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爲二儀諧暢和氣

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

御覽三百六十一引

後趙書作勒賜乳母穀帛以爲休祥

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

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與槻出降

匹磾

傳作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

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

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

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

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

據譙

元帝紀及逖本傳均作平北

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

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

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

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

甚悅遣參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脩結和好勒厚賓

賞一作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荅

之自是充豫父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奧坐營建

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

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

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律厠志上

有新作有辛御覽十六五十一田融趙書曰劉曜築建德殿取土城西南邨內得圓石其狀若水碓其銘曰律

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議者未之詳或以爲瑞參軍事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案御覽一百十二引

建德又作武德當是誤文劉曜乃是劉奧之誤續咸傳奧爲石勒理曹參軍其時兵亂之後

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

元作 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

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

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

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

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

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

水經濁漳水注曰石氏又徙長安洛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國

也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

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

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閒壘壁叛

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

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

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

御覽三百九十一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

近陽性剛愎每歲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又

四百九十六引石勒別傳作共相打撲魏地形志曰鄉

縣三臺嶺上有李陽村又有麻池卽石勒與李陽爭漚

麻處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曰石勒漚麻池在榆社縣北

三十里卽勒微時與李陽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

所爭處今枯涸纔有處所

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宜讐匹

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

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御覽

三百九十一晉中興書曰勒貴召陽引入言及平生酒

酣率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顏復與人鬪耶孤

往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遭孤毒手因大笑賞令曰武鄉

賜甚厚卽日拜陽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

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
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
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
三萬討鮮卑鬱弼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弼奔
烏丸悉降其眾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世
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
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
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

案劉隗傳曰隗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於石勒

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與此異

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
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剝而食之坑龕

降卒三千晉兗州州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史商推五十二曰帝紀作兗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郗鑒傳亦云然此作劉遐疑誤周家祿校勘記曰劉遐爲兗州當在鑒入爲尙書令之後一時不得有二刺史劉遐當作郗鑒案退本傳遐領彭城內史徐龕復反事平始爲兗州刺史此時卽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與其役固尙爲彭城內史也叛降于勒徐兗開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卽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

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閒已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爲右長
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
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鄧西執將軍
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元明帝紀及約本傳均作平西
將軍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徵文殿作遣其將王
陽屯于豫州有闔闔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閒騷
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
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
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
征東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

降御覽一百六十齊記曰晉永嘉五年東萊牟平曹嶷
側有五龍口元和郡縣圖志十曰廣固城側有五龍口
險阻難攻兵力疲弊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
嶷望風者以爲滎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當必
陷石季龍從之嶷請降後五日大雨震雷復開徙舟
陽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眾三萬季龍將盡殺嶷眾其
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
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
壁盡陷勒司州一本誤作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
于陽翟御覽三百五十九引蕭方等三十不剋進寇襄
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
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

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

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居貧衣服甚陋曰樊章

武貧耶朝服何以壞惡坦性疏謬對曰

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

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

御覽三百

九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坦汗流而不敢謝

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

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

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

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

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

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

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

世說識鑒篇注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

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御覽一百二十引聽者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讀史書作讀春秋史漢諸傳聽者
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勅立六國後說
識鑒篇此句下有語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
刻印將授之一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
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水石生攻
劉曜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剋壘壁十餘降掠五
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開百
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
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
桑最脩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

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

地理志新城有延壽關魏地形志陽翟有

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

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

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

近郊主簿程琅諫曰

御覽四百五十四趙書曰前石數出游獵每至馳騁又入百三十二

石勒別傳曰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主簿程朗諫案琅與朗未知孰誤

劉馬刺客離布

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

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

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

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

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

御覽四百五十四趙書曰前石馳逐自若草間有五

木馳馬觸之馬即死前石亦危殆體小不穩還宮歎曰

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吾之不善追之何及又八百三

十二引石勒別傳作賜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

朗絹百疋以旌忠亮

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晉兗

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

明帝紀石瞻作石良檀斌作檀贊

勒西夷

中郎將王騰

一作勝

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脊

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

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季龍又攻王騰于并州殺之李

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眾

二千降于勒

御覽三百五十九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勒遣石虎率精騎五千掩李矩營生執

矩外甥郭謂之弟元教元作書與謂說云去年東平曹
疑西賓荷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勒與謂書餉塵尾馬
鞭說賓禮賢弟相同斷金往物爲信矩所領於是盡有
將士並欲歸勒矩知眾之去己乃率眾來歸
司充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
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
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
齋繪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
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
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
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
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

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御覽六百四十三後趙錄曰石季龍

幽中書令徐光於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

勒既將營鄴

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

勳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脩構三臺遷其家室

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

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

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

聰攻壽春不剋遂寇遼道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

震濟岷太守劉闡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

案成

帝紀作夏侯嘉此脫侯字

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

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十七史商榷五十二

日下文又言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數行之中一事重出疏矣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兩文中間有

咸和三年改年太和文則敘在前者當刪案成帝紀作南陽太守王國叛降於勒諸史拾遺謂南郡疑南陽之

譌是也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

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

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

立秀孝試經之制在平令師懽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

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

立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類聚九十九石勒傳曰在

平民師懽上黑兔令曰按記應白兔爲瑞此黑兔曰祥外檢典舊議者以爲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爲

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爲瑞後黃龍見於成紀遂從土德
今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夫免陰獸元水色黑色見以表
應行以推之黑免上應案上稱荏平人於是大赦以咸
師權此作荏平令豈以本縣人爲令耶於是大赦以咸
和三年改年曰太和通鑑晉紀考異曰晉春秋云勒卽
帝位改元太和案石勒僭位在咸
和五年晉春秋誤也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

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

案上文已言王國叛以南郡降勒此

處復出據周家祿校勘記當刪前文

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眾又降

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

壽春祖約奔厯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

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

張進等皆降之

御覽四百二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爲刺奸外部

都督糾舉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通鑑晉襄紀注曰野王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後趙始置郡也

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書鈔一百十三晉中興書曰勒日曜率眾十萬圍守堅城以我

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舉

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

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

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眾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碣先是流嘶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嘶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水經注五曰河水自武德縣東至酸棗縣濮水東出焉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之襲劉曜途出於此以河冰泮爲

神靈之助號是處爲靈昌津御覽六十八異苑曰石勒
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河凍將合軍至而冰自
泮舟楫無闕遂生擒曜謂是神靈之助元和郡縣圖志
入曰延津卽靈昌津也在靈昌縣東北二十二里寰宇
記九曰延津在靈河
縣東北二十五里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

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
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

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

誓之閒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書鈔一百十三晉中興書曰十二月

勒因出晝夜兼行千里至洛陽水經洛水注曰洛水又
北逕偃師城東東北厯鄆中逕訾城西而鄆水注之司
馬彪所謂訾聚也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鄆谷水東
入洛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曰訾城在鞏縣西南四十
里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

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書鈔一百三十一六王隱晉書曰石勒擊劉曜曜使人守城曜軍大潰石門勒門勒往向城門使人著鐵屐施釘登城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覩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

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
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
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季龍剋
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
勒御覽三百五十趙書曰石虎等破劉曜於上邽獲馬
二百匹赤罽金銀步叉弓韃三十具又六百八十二
玉璽譜曰王彌入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詣劉曜後
爲石勒所并璽屬勒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
復存勒爲冉閔所滅此璽屬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
閔閔敗璽存閔大將軍蔣幹
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
藩貢方物于勒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
以勒功業旣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荅乾坤之望

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
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
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
太子署其子宏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周家祿校勘記
曰按斌季龍子當與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
下季龍子遜等相次公季龍爲太尉守尙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
城王以季龍子遜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
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周家祿校勘記曰挺次
記大書季龍諸署左長史郭敖爲尙書左僕射右長史
子無挺疑有誤

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尙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尙書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尙立牲牡尙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入坐及委丞郎齋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啟有令僕尙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卽尊號勒乃僭卽皇帝位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

九月僭卽皇帝位書鈔一百四十田大赦境內改元曰
融趙書曰皇帝服袞冕御板輦者也
建平寰宇記六十三引九州記石勒建
安二年案建安當是建平之譌自襄國都臨漳

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

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

氏爲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

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

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勒荊州監軍郭敬十六國疆域志曰石趙時

荆揚一州或攻得一郡或得數縣又或時
得時失故于州郡下不言領郡縣若干南蠻校尉董

幼寇襄陽勒驛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

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

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
晝夜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
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
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眾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
其百姓于河北城元無城字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

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
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
羌有仇生乃賂擢與拑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
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
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

死事之孤邂逅羅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

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

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楷矢宇文屋孤並獻

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寘

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

御覽八百吳篤趙書曰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毼毼

白疊案他書未言有吳篤趙書當是譌文

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

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

晉書校文五曰陶公志平中原豈肯與勒通聘致賄誇大

之辭不足據

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

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

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

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
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

親耕藉田

書鈔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九田融趙書曰
裴憲撰三正東耕儀御覽八百十八田融趙

書曰

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郊親耕改服青縑袴褶也

禮記

東耕儀直殿中監舖席於侍臣之南北面解匣出御

末

跪授黃門侍中侍中釋劍擎跪以穎授尊太常讚曰

皇

帝親耕藉田一推一反三推三反成禮侍還宮赦五

中

跪取末以授侍郎以授殿中監監復韜匣

歲

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

令

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

之

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殖

嘉

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

嘉

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

嘉

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

嘉

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

嘉

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

嘉

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

嘉

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

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
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
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
可用故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
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
人家有百匹資尙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
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御覽一百
二十引十
六國春秋後
趙錄成作申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
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荅策上
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

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
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
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
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
規模魏書石勒傳曰雖都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十萬人兼以晝夜蜀梓潼建平漢固
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
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
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
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
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

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盾攻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雄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

水經汾水注袁山松郡大如雞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

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御覽八百七十六趙書曰前石時暴風雷雨霹靂震臺壞署婦人震死瘞之三日重霹靂出之新論曰太原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急緩猶不敢犯爲介子推故也書鈔一百四十三田融趙書曰石勒建武時斷寒食至年五月暴風霹靂雷雨雹大者如彈丸平地三尺潦起并州勒問徐光光曰去年不禁寒食勒禁之又一百五十五石虎鄴中記曰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不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盪地節也類聚四御覽三十周斐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云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煙爨又

陸翽鄴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百五日爲介之推斷火
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御覽八百五十八鄴中
記曰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五日介子推斷火冷食作
醴酪煮粳米或大麥作之又投大麥於其中酪擣杏子
人煮作之亦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
投大麥中王道尙爲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
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
勒下書曰寒食旣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
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
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
得亂也尙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
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

水經

汾水注曰汾水西逕晉陽城南注云舊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廟宇傾頽惟單碑獨存矣又曰綿水出界休縣之縣山北流逕石柁寺注云卽介子推之祠也袁山松郡國志曰縣上聚子推廟

諛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山川元作川池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尙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

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愈

一作怱

怱怱不悅

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眾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

脩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倚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卽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

類聚一百
趙書曰石

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周徧河朔百草無遺唯不食三豆及麻此則後趙有廣阿縣未知何時復立也季龍密遣其

子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

御覽九趙錄曰石勒時忽有旋風下青色屬地隱隱雷聲良久視之見大石

青色

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遣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

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
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
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御覽一百二十引
錄曰六月勒寢疾召中山王虎太子宏中常侍嚴震等
侍疾禁中七月薨于西閣又七百六十王隱晉書曰石
勒時有謠云一杯食有兩匙石勒死人不不知又入百十
五趙書曰前石死調大臣子弟六十人爲挽郎引錦一
元晉書校文五曰據帝紀及天文志咸云勒死於咸和
八年七月攻勒僭卽王位在元帝大興二年至咸和八
年正合在位十五年之數作死於七年實誤讀史舉正
曰案魏書序紀烈帝五年勒死是年卽晉咸和八年也
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御覽五百
中記曰石勒陵在襄國城西南三十里名高陵不築牆
不種樹立堂皇玉開安攢圖勒大臣像又於堂皇東立
重樓虎陵在鄴西北角凡此二陵皆僞葬元和郡縣圖
志十五曰石勒墓在龍岡縣南十五里袁宇記四十四

日石勒陵高四十尺在陵川縣西南四十里天河內又
五十九日石勒冢在龍岡縣西南十五里偽號高平陵
按郡國志勒尸別在渠山葬之夜爲十餘棺分道出埋
以惑百姓案陵川在河東樂氏既于龍岡縣下有石勒
冢復于陵川縣下有石勒陵蓋卽載記所偽謚明皇帝
云夜爲十餘棺分道出埋以惑百姓者也

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幼
春秋後趙錄作勒第三子

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淑誦律於續咸勒曰今
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
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御覽二百四十八四百
淵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辯
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
之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

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
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
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
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
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
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
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
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
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
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

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
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
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過懼也遐
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說
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
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
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
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
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
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

曰主上向言如此

元作是

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

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閒言於勒曰陛下廊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旣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立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

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選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

魏書石勒傳作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

于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

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

和七年逼立之

晉書校文五日弘立於咸和八年七月云七年亦誤

改年曰延熙

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

魏書石勒傳曰誅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

令徐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

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

元作受命

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

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

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

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

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

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

魏書石勒傳署作居命

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
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己署鎮軍夔安領
左僕射尙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
不復久矣魏書石勒傳曰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真可謂
養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眾旅
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魏書石勒傳措籌作厝計臣請出奔
兖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魏書石勒傳挾作扶宣太后詔於
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魏書石勒傳桀逆作惡逆茂不
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
服輕騎襲兖州失期不剋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

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

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御覽

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時石生鎮關中石朗

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

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

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瑣部眾

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

大戰潼關敗績周家祿校勘記曰文似前鋒敗績與下

敗之謂前鋒戰敗挺也案上文季龍以石挺爲前挺及

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晉書校文五

日上言晉鎮

北將軍劉隗降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疑與此爲一枕尸
人前係虛爵此實官也魏太子傳言大解與魏記異
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菴坂
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眾三千與
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
漢志涇陽縣開頭山禹貢涇水所出水經涇水注曰涇
水導源安定朝那縣斧頭山秦始皇巡北地西出斧頭
山即是山也蓋大隴之異名御覽四十四引十六國春
秋曰石生不能守長安欲西上隴上卒散盡遂入雞頭
山爲追兵所害通鑑晉紀注括地志曰雞頭山在成州
上祿縣東北二十里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開頭山
在平涼府西四十里崆峒山西亦曰斧頭山孔穎達曰
斧頭山在高平西北百里杜佑曰斧頭山亦譌爲牽屯
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
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

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
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
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帝紀作雍州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

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
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
戶于青井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
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
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
之句大奔于馬蘭山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日馬蘭山在同官縣東北五十里郭敖

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

城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七曰三城在延安府東南志云魏晉閒所置爲戍守處魏收志偏城郡廣武縣有三

城是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

之弘齋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

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眞無

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

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

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

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周家祿校

勘記曰按成帝紀咸和九年十一月石季龍弒石弘自立爲天王不應幽廢反在咸康元年宜作咸和九年

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晉書校文五曰弘以咸和八年立咸康元年爲季龍所殺僅閱
一年此云在位二年蓋涉上文咸和七年弘立之誤文也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劔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爲謀主

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曰張賓石勒軍

師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爲
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
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
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
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
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

元和郡縣
圖志十五

曰張賓墓在南
和縣西十二里

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

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
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

乎因流涕彌日

晉書斟注卷一百五

晉書附注卷一百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匄

邪

魏書石勒傳
匄邪作匄邪

父曰寇覓

魏書石勒傳曰寇
覓有七子虎第四

勒父朱幼

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

御覽三百八十六引石虎別
傳作勒從弟案勒載記作周

易朱此曰朱
者省文也

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

貴不可言

御覽七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
秀字文伯美渠部人也頗曉相法常謂石虎

日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日君勿妄言族吾父子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

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魏書石勒傳此時年十七

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御覽一百

六國春秋後趙錄作誼游無紀度魏軍中以爲毒患勒

書石勒傳作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

白王將殺之魏書石勒傳曰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王

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魏書石勒傳

爲復小忍年十八稍折節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

弗却之謹嚴重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御覽三

愛士有勇力魏書石勒傳作弓馬迅捷將佐親戚莫不敬憚

勒深嘉之魏書石勒傳作勒深拜征虜將軍爲娉將軍

嘉之而酷害過差

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倖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

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二石

略之妹爲妻至相敬待無兒鄭復生男崔求養鄭不許

一日卒病死鄭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牀於庭

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殺

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坐無預卿崔便去來未

至虎于後射之中腰而覆又三百八十八引十六國春秋

前趙錄曰後趙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允從僕射鄭世達

家妓也在中猥妓中虎數數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又

三百八十七趙書曰石虎聘崔氏爲夫人無寵所愛鄭

夫人有百子女病謂崔誤與藥以告後石虎作威問之

崔言外舍見小子以少唾其容作祟非藥也後石乃射

之一箭通中而死樂府詩集八十五曰櫻桃所爲酷虐軍

桃美麗擅寵宮掖樂府由是有鄭櫻桃歌

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

魏書石勒傳作

已齊者因獵戲譖輒殺之御覽一百二

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方便作因事

前後所殺甚眾

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匙有遺類御覽

四百九十二晉中興書曰石虎有所平勒雖屢加責誘

克不復料其善惡或盡坑斬使無子遺然御眾嚴而不

而行意自若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責誘作責誨

煩魏書石勒傳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

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

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魏書石勒傳曰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勒卽大

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

開府魏書石勒傳作以虎爲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

太尉守尙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

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

深恨之私謂其子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
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
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
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
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

季龍廢勒子弘

成帝紀作咸和九年詳勒載記注

羣臣已下勸其稱尊

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

推逼朕間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

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

成帝紀在

咸和九年十一月

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

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晉春

秋虎卽位改元永熙陳鴻大統厯云石虎卽位改建平
五年爲延興明年改建武案三十國晉春秋不記弘改
元延熙虎之立實延熙元年也故誤云永熙弘旣號延
熙虎安肯稱永熙恐鴻說誤案延興又是延熙之誤蓋
以弘之改元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尙書令郭殷爲司
屬之季龍也

空韓晞爲尙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尙書申
鍾爲侍中郎閭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
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
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廩陶之柳鄉
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
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
營繕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使邃省可尙書奏
後趙錄作志荒內游外耽營繕

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鵲雀臺崩殺

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

十六國疆域志曰襄國有觀雀臺一作鵲石虎此時尙未

都鄴胡三省以

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厯陽臨江

爲臺

在鄴非也

而旋御覽一百六十九郡國志曰厯陽西有遏胡城卽王導築以禦石虎案茂弘築城當在季龍南寇之

後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

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

愆期等率荊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

飢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

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滔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

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旣養邃遂有深寵

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宜
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
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
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
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尙書請太常告廟季龍
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尙書可詳議
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書鈔一百三十一
六王度二石僞治時事曰石虎晉咸澍雨周洽季龍大
康二年遷都鄴宮照一大鏡不見頭
悅赦殊死已下尙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御覽七百七十五引後趙
錄作指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
南車

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輅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

龍旂八旒朔望朝會卽一作乘輅軒時羌薄句大猶保

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

以討之讀史舉正曰案佛圖澄傳勒愛子斌暴病死又勒載記勒僭號趙天王子斌封太原王然則斌

非虎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

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

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没于河水經河水注四曰河

有小城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仞

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中父老云銅翁

仲所沒處又云石虎載經于此沈沒二物並存水所以

湧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恒與水齊

晉軍當至髻不復出今惟見水異耳嗟嗟有聲聲聞數

里案秦鑄金人十二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漢自阿

房徙之未央宮前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
虎取置鄴宮苻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爲錢其一未至而
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于是金狄滅又穀水注曰
渠水東逕司馬門南門南屏中舊有置銅翁仲處金狄
旣淪故處亦礪惟壞石存焉水經注釋四曰一清按史
記索隱引謝承後漢書銅人翁仲翁仲其名也三輔舊
事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代在長樂宮門前董
卓壞其十爲錢餘二猶在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徙之
長安而銷之也則銅人存者只二枚非三枚亦非百姓
推置河中誠如道元所云足以杜悠悠繆之口也五
碑碑三其勳勳譏譏黜黜御覽五百七十五趙書曰將軍張珍
領郡縣民丁萬人徙洛陽六鍾鍾簏九龍翁仲銅駝飛
廉鍾一沒盟津中又七百六十九引後趙錄作張募浮
彌案下文有太子詹事張珍則彌當從趙書作珍募浮
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經牛百頭鹿櫺引之乃出造萬
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經輶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
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資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
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
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
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
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
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
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
坐以聞索頭郁鞠率眾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
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
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

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于河
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使
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
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
已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
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
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
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御覽一百
七十三鄴

中記曰自襄國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立一宮宮有
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石虎下輦卽止凡虎所起
內外大小殿臺觀行宮四十四所又卷七百拾遺記曰
石虎於太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

風至銍鏘和鳴水經濁漳水注曰石氏于文昌故殿處
造東西太武二殿于濟北穀城之山採文石為基一基
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柱跌瓦悉鑄銅為之金漆圖飾焉
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之基魏武所起中曰銅雀
臺高十丈有屋百一閒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
榱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
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
飛案此注謂太武殿造於鄴西載記則言於襄國起太
武殿疑有誤

氏

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

金鍔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

書鈔一百三十二石虎鄴中記曰冬

月纚大明光錦絮以房子綿一百二十斤白縑為裏名
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金爐以石墨燒集和名
香帳頂上安金蓮花中懸金薄織成統囊飾以口口囊
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但小
囊耳又曰春秋但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為袂帳帷夏用
單紗羅或綦文丹穀或穀文羅為單帳一百三十三又
曰石虎御坐几悉漆雕畫以五色

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

庶之女以充之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作採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

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

御覽七百

十鄴中記曰石虎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又一百四十五陸翽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美

女萬餘以爲宮人簡其有才藝者爲女尚書

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

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

御覽一百四十五引十六

國春秋後趙錄作以考外太史驗察虛實

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

外侔

書鈔一百十二石虎鄴中記曰虎正會殿前下大

掛也又曰虎正會殿前作樂有額上緣幢至上鳥飛左

回右轉又以以撞著口齒亦如之又曰虎正會殿前作樂

衣妓兒作獼猴形走馬上或馬腦或馬尾馬走如故名

爲獼騎御覽七百四十七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

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

走而作書字皆端正

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御覽

八百七十一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閭

石勒造庭燎於樟末高十丈案石勒當為石虎之譌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

下類聚八十一引趙書作下盤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

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

錄作五百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通鑑

作二十餘人考異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

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

南郊書鈔一百四十石虎鄴中記曰虎南郊有金根輦

數百乘御覽入百三十八晉起居注曰大赦殊死已下

咸康三年河北謠曰麥如土殺石虎

追尊祖妣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妻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遂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千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

御覽六百八十二石勒別傳曰武鄉長城縣民韓彊在長城西

山巖石間得元璽一方四寸厚二寸與璽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虎以爲瑞拜彊騎都尉

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王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

逼覽增慙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
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
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獻之遂自總百揆之後
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

宮臣家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
趙錄作或夜百騎宿於宮臣家

淫其妻妾妝

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沈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
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
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閒公宣樂安公霸有寵
於季龍遂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御覽一
百二十
引十六國春秋後遂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
趙錄作威怒違度

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

月至再三遂甚恨

魏書石勒傳恨上有溫字

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

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
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
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
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
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聞遂
有疾遣所親任女尙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
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
幽遂于東宮旣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

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

遂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為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

氏并男女二十六人

通鑑晉紀考異曰燕書文明紀云咸康四年四月石虎至燕城下會

鄴使至太子遂在後恣酒入宮殺害石主大恐狼狽引還又云初帳下吳胃使鄴還說四月浴佛日行像詣宮

石太子遂騎出迎像往來馳騁無有儲君體王曰古者觀威儀以定禍福此子虎之副貳而輕佻無禮將不得

其死然及石主東歸留遂監國荒敗內亂以致誅戮案載記殺遂事在三年燕書作四年考異亦謂十六國晉

春秋殺遂在三年是燕書誤也惟石同埋於一棺之中虎至燕引還不見載記蓋有闕略

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支黨作友黨廢

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

魏書石勒傳作立次

太子宣為

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

御覽一百四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日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許人平幽州在王浚妓中
虎見而悅之因請於勒勒引見號曰才人以賜虎性恭

惠柔婉寵幸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御覽三百七十九引十六

國春秋後趙錄作劉光弱冠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
美姿儀案侯與劉未知孰誤

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
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
京兆樊經竺龍嚴譙謝樂子等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
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
譙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
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
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

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水經易水注曰易水又東逕易京南注云

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後漢書公孫瓚傳注云前漢

易縣屬涿郡公孫瓚失利築京自固號曰易京其城三

重周回六里水經注釋十四曰一清案續漢志曰屬河

間瓚所保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歸義

即易縣唐時更名季龍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

易京城在其南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水經淇水篇曰淇水又東北過漂榆邑入於海

注云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

云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即此城也魏土地記曰高

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煮海水藉鹽

為業讀史方輿紀要十三曰漂榆津在鹽山縣東北百

里案漂渝當從水經注作漂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

榆慕容德載記又誤作漂榆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通鑑晉紀十萬

作七季龍眾次金臺水經易水注曰濡水又分為二瀆其一水東出注金臺陂注云側陂

西北有釣臺高丈餘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
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減北有小金臺讀史方輿
紀要十二日金臺在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鮪
易州東南三十里

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

眾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邢樓奇遼懼棄

令支奔于密雲山

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永平府東北有令支故城又十一日密雲山在縣

南十五里一名橫山

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

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

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

乞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

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

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眾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

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

水經易水注曰趙建武四年石虎自遼西

南達易京以京障至固令二萬人廢壞之今者城壁夷平其樓基尚存猶高一匹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通典

一百七十八日公孫瓚築城名曰易京後石季龍征慕容儁回惡其固而毀之在今縣南十八里案此為季龍

伐慕容儁事通典作儁誤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

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

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眾渡海戍蹋頓城

無水而還

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日營州西南有蹋頓城後漢末烏桓蹋頓嘗屯此因名

因戊

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

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眾萬餘屯田

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

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
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
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邪司隸不進譴言佐朕不逮而
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
韜金鉦黃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
歸率眾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
季龍大怒追廣至鄴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
龍信之使征東庾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
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
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

子恪伏兵於密雲床秋統眾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
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餠乃削秋
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
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
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爲庶人以其太子
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
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讀史方輿紀要
七十七曰沔陰戍在隨州西南百里晉時置戍於此
胡氏曰沔陰在沔水南或曰非也在沔水東耳將軍
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立
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邠城成帝紀作

張貉毛寶傳

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

據胡亭

成帝紀作進圍石城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日胡亭在德安府西北

晉將軍黃沖

厯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

周家祿校勘記

曰厯陽成帝紀作義陽降之作死之爲是七萬戶作七千餘家

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

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

一作矩

爲御史中丞特親任

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

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

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旣衣冠華胄宜蒙優

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

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

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恆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

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

讀史方輿

紀要十七日樂安城在永平府東南石趙築城置鎮於

此胡氏曰海陽縣西有樂安城水經注小濡水東逕樂

安亭北東南入海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

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

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

之負尙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尙書劉眞以爲失銓考

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眞光祿大夫金章紫綬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

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

宛陽觀在鄴城東北石虎

立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

皝載記亦作三萬餘家通鑑晉紀考

異引燕書作略燕范陽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

二郡男女數千口而還

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先是
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
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
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
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
豈在逃命一夫壽旣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
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荅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
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與
太子宣迭日省可尙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
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

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
爲陛下之患者丹楊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馬
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鄴君臣延其數
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
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
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旣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
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
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
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
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

十餘萬人

魏書石勒傳下文有又欲自鄴起閣道至於襄國一句

又勅河南四州

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

卒

讀史舉正曰案二語與上文義不合校通鑑青冀上當有爲東征之計一句

諸州造甲者

五十餘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

七魏書石勒傳曰援役黎元民庶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

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眾心之怨自言

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

家季龍畋獵無度

御覽六百八十七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季龍將獵輒冠金鏤之帽書鈔

一百二十九鄴中記曰石虎獵著金鏤合歡袴宸出夜歸

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曰御覽七百六十四引十六

國春秋作太子太保韋謏案謏本傳作太子太傅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

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

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御覽

七百六十四引十六國春秋騰作驤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

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

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
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尙書專總兵要
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
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
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
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
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雁
門討索頭郁鞠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
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魏書石勒傳作諸役調有不辦者以斬論將
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魏書

石勒傳鬻子上有率多二字 猶不能赴作而猶不足者 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

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
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
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
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
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
者一百七人時祆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
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
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
中

魏書石勒傳曰太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
皆變爲胡狀書鈔一百三十二鄴中記曰石虎作金

銀鉏屈膝屏風依以白練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
施六尺從意所欲畫義士仙人禽獸之相讚皆三十二
言御覽三百六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後趙季龍大惡之
錄曰旬餘頭悉入肩中喉冠髮髯微出季龍大惡之
佛圖澄對之流涕宣遠劉宣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
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
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
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沈湎好獵生殺除拜
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
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元作謨常侍盧諶崔約
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
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

遼之子蘭降于季龍

讀史舉正曰案通鑑作遼弟爲是

獻駿馬萬匹季

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

三萬擊涼州旣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

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

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

案熊後官中書監見冉閔載記韓恆傳稱祕書監清河聶熊蓋其後又仕於慕容氏也

列于學官

燕公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

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

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

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尙書張離持

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
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于馬道
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旣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
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
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
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尙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
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
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
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
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

功役數萬士眾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旣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荅楷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皝載記曰季龍又使石成進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水經濡水注曰盧龍東越青陁至凡城二百許里自

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城則
五百里讀史方輿紀要三曰凡城在故營州西南
農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楊龍驤洛
陽記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里翽翽然針紐引
壯安金鳳皇二頭石虎將衰一頭飛入漳河今日清朗
見於水中御覽九百十五引陸闕鄴中記曰會晴日見
於水中一頭以鐵釘足今存御覽一百八十三石虎
鄴中記曰鄴宮南面三門又安大銅鳳於其巔舉頭一丈六
層反宇向陽下開二門又安大銅鳳於其巔舉頭一丈六
六尺門窗戶朱柱白壁未到鄴城七八里遙望此門水
經濁漳水注曰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
日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南日廣德門次曰中陽門西曰金
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立東
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
明觀觀其上加金博山謂之鎔天北城上有齊斗樓超百
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城上有齊斗樓超百
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葢反宇飛檐
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連天十餘刻乃
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茗亭巍若仙居

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
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
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
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彌顯
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
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
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
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
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
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

梓潼五郡降于季龍

晉書校文五日攷李壽載記無降季龍事疑此係誇大之辭不足據

案巴徵不見於志豈李氏所置郡歟

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

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

遣使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

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

工匠而止作焉

水經河水注五日趙建武中建浮橋於津上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

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璧於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御覽七十一崔鴻十六

國春秋曰虎遣散騎常侍崔收沈璧中流告誠又三百五十四鄴城故事曰紫陌浮橋在城西北五里案鄴中

記云趙王虎時於此濟置紫陌宮

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

不復啟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

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遽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匙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御覽六百四十五趙書曰臨元侯崔約字道恭與太子詹事甥孫珍朝會珍患目痛問約用何方治爲佳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日晚晚正耐溺中御覽六百四十五引趙書作止可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

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鑒字太朗虎第三子

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

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

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

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

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

御覽一百二十一

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作發雍梁人

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

乃造獵車千乘

魏書石勒傳曰造司虞中郎將賈霸

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御覽八百三十二鄴中記曰石

虎少好騁游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二十人擔

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關牀若

射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矣

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御覽

八百三十一引十六國春秋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

後趙錄作格虎車四千乘

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

察其中禽獸魏書石勒傳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

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

獸論死者百餘家魏書石勒傳作海岱河濟閒人無寧

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御覽一百二十

後趙錄作發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

官二十四等魏書石勒傳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

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

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

旨務於美淑

魏書石勒傳作有希旨務於美淑

奪人婦者九千餘人

御覽

六百八十八入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婦女美色萬餘選爲侍中

百姓妻有美色豪勢

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

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

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

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閒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

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因侍切諫季

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

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

金銀鏤帶御覽一百七十九引輿地志一千作二千織

袴褶又六百九十六引鄴中記作熟錦又六百八十七引鄴中記作熟錦

六引鄴中記作絮綸巾書鈔一百二十五鄴中記云石

虎女騎皆手握雌黃宛轉角弓又一百二十五文織成韉

十九引鄴中記皆著上有令冬月三字

書鈔一百十七引鄴中游于戲馬觀御覽三百鄴城故

記作脚皆著五采韉

名閭馬臺亦名戲馬臺鄴中記曰趙王虎建武六年造

涼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約坎為臺御覽三百鄴中記

曰趙王虎造涼馬臺常於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號

雲騰黑稍騎五千人每月朔晦閭馬於北臺乃發五千

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箭一發五千

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走於臺下隊督已下皆

班賚虎又射一箭其五千騎又齊走於漳水之北五千

號水流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漆稍從事故以黑稍為

注云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於其下升觀以

望之虎自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為軍騎出入之觀上安

簡案閭馬臺當即戲馬觀記載異名非兩地也

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御覽九百

十五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有詔書五色紙著鳳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個轉鳳皇飛下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脚皆用金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
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
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剗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

國鄴宮足康帝宇

御覽九百五十六鄴中記曰襄國鄴路千里之中夾道種榆盛暑之月人

行其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
亡恆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
萬盈宮尙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
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
縱有鬼兵百萬尙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
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眾
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疆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
二京作役焉

晉書

卷一百六